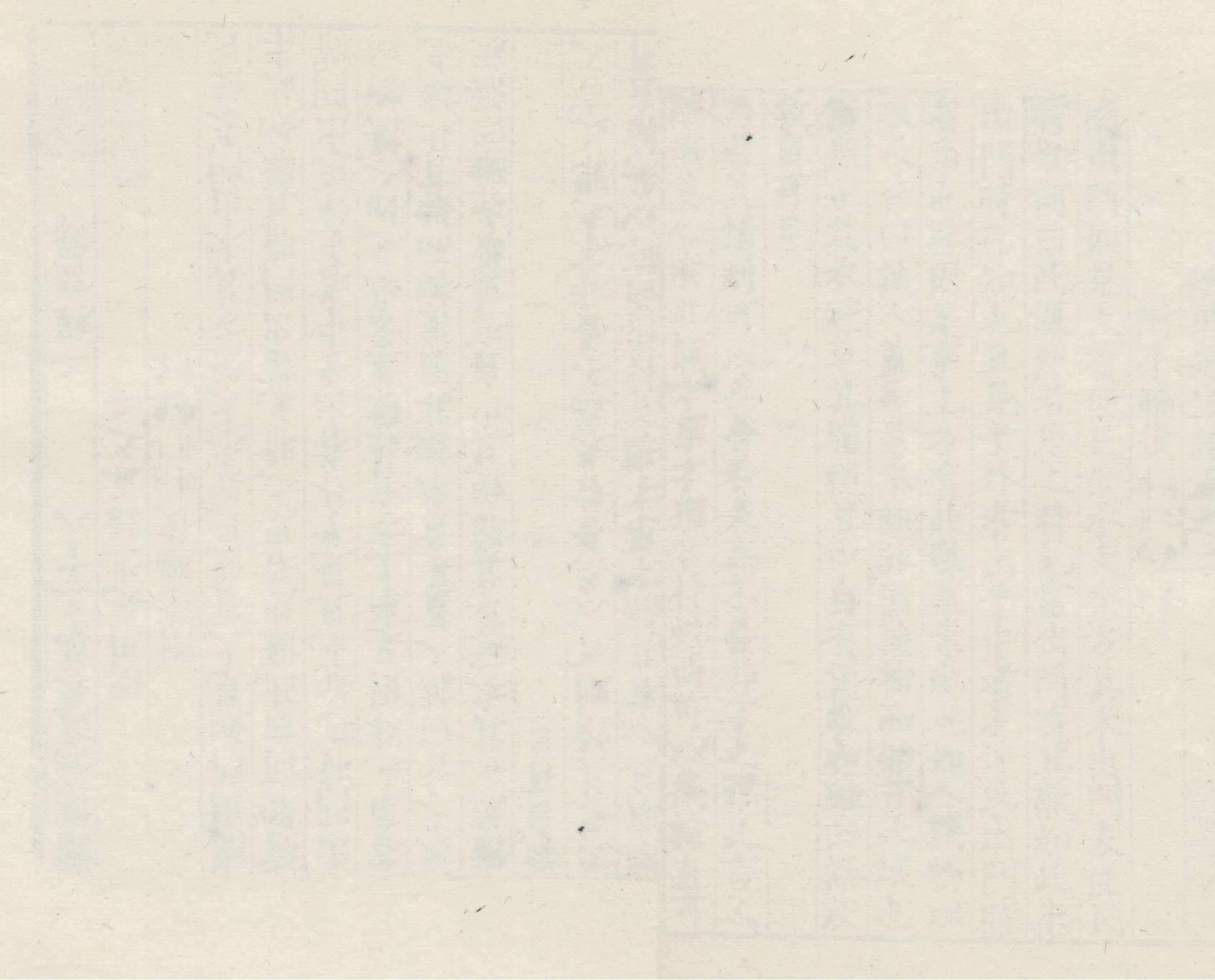


契丹國志

五



列傳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也任劉守光為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
 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
 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
 之得全守光末年哀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
 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
 畧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
 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
 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
 築城郭立市里以勸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由是

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
 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
 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
 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
 丹耳德明日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
 如喪羊目今往詣之彼羊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
 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卿
 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
 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紫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
 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
 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
 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



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援石晉得
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
徽卒於契丹

張礪

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文征蜀時為掌書記繼
文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為翰林學士石敬瑭
叛潞王以趙德鈞為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為行營
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為翰林學士礪事太
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
逃歸中國為追將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
臣事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
宗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

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登彥英而謝礪是年太
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為公卿百官以礪為翰林承
旨兼中書尚書太宗既入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
戮如蕭翰麻荅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於
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
不宜用此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棄失則人心不服雖
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為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若怕州麻荅以鐵騎圍其
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於先帝云胡人
不以為節度使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
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為不
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

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志而卒

趙延壽

趙延壽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為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會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半州賂云若立已為帝即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也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方可改也會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大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兵歸大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為樞

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
公主以歸 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使是時晉
少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
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
委之經畧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嘗指延壽謂晉
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 會同八
年延壽與其弟延照將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
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
壽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 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
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一三十萬人 先是晉軍降
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
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
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
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
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夕雲官
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
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
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乎太宗變色
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延
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
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
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
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
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

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相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悵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於契丹

論曰

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種人名曰蕃漢雜

五

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蕃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壽自南歸比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於麻谷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歎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蕭翰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爲世宗后翰始以蕭爲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一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留欲留親信一人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管口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

腹爛而死初翰聞北漢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汴州從益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立汴州以兵圍張礪之第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麻荅

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昔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

京留守 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谷趨走拜起跪而獻酒
麻谷踞而受之 麻谷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
奪而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
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
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
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
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松判弘文館和凝判集賢
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
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
其首來 麻谷遣使督運於洛州洛州防禦使薛懷讓
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
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谷遣其將楊安
及前義武節度使李穀將千騎攻懷讓於洛州懷讓嬰
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洛之境契丹所留守不滿
一千麻谷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 麻
谷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伺胡
兵衆心怨憤漢兵謀攻麻谷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
會楊安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
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穀會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
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噪於城外欲奪
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道麻谷劉晞崔廷勳皆奔
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
財恒州謂之白麻谷虐可知矣麻谷歸世宗醜殺之

耶律郎五郎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
高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太梁以郎五爲鎮寧節度使
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
擄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
平鄴杜重威常懼華人爲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
定州悉驅其人弃北城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
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驚而谿壑難
滿剽掠窮凶而使忠臣鬱志之曾生靈塗肝腦之
血不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列傳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
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
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爲新州團
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
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雜制又課民出馬民以十牛展一
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溝關聚謀作亂文
進有女少而艷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
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下克遂帥其衆奔于契丹
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

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
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
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
爲盧龍節度使 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
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
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
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喉常苦鈔奪爲邊患者
十餘年皆文進所爲也後奔南唐 初文進進攻新州
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
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
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

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

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
叛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成敗則
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
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上觀此未有不爲
之慨然者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
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愿謹愨智略過人景宗
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東頭供奉官充
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
知燕京留守又迁平州節度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
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

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並赴行帳
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
乂然少姻媛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
置大臣勅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
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
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梁王宗真爲
皇帝時年十二後爲興宗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
太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政事進封楚王賜姓耶律氏
及改賜今名未幾拜大丞相充契丹漢兒樞密使南北
面諸行宮都部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
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
賜鐵券誓文躬日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

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
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為相以來結懽宋
朝歲時修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
晉上授尚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
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動大恩
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國二王每日一問起居
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面
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
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為之揖及入內同家人
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為奇怪入貢動
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番漢名醫診視
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
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
挽輜車哭送群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
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
真容置之殿內其眷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
兄弟九人緣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二十餘人
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署等官隆運薨無子帝
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隆緒之子始封廣王未
幾徙封周王歷中京留守平州錦州節度使宗業薨葬
乾陵側宗業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
歷龍化州節度使燕京留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
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

中宮策立明睿鎮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
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釋肺腑之戚玉
譜聯多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謂之千載之
逢而非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
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為著作郎中允又
為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為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兵幽冀來求關南時宋慶曆二
年也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士彬
劉平之兵屢敗宋朝肝食積苦兵間因說其主聚兵幽
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

北齊書卷八十一

四

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為回謝使弼至沒打
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
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
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
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
復辨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
富弼賫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檀館許增以歲幣
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
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歿卬呂夷
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
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顯貴
不絕為節度觀察者十數人

論曰臣於慶曆年間劉六符求開南一事每爲之
三嘆焉矣州之禍始於石晉割幽燕而石晉卒有
少帝之辱蔓延於我朝而我朝澶淵之好慶曆之
盟極而至於宣和之戰禍猶未歇也何則天下視
燕爲北門失幽冀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爲
喉襟無五關則幽薊不可守晉割幽冀併五關而
奔之此石晉不得不敗澶淵不得不盟慶曆之邀
脅亦不得以爲慶曆也至於宣和則極矣六符之
來世以智計歸之而孰知產禍之由已有所自來
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馬保忠

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慾斤斤自修士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爲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綱溺志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師者官爵非人妄有除授保忠嘗從容進諫帝至佛然怒之詳見帝紀又嘗上言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爲意風教如此後數年保忠卒賜諡曰剛簡

論曰官不當則人多僥覲源不清則下皆奔競契丹自重熙之時私謁肆行除授無法膜拜之徒亦授以公孤之官其濫極矣保忠雖空臆無諱然言諄聽藐末之何哉

張琳

張琳瀋州人也爲人忠義慷慨有大志在道宗朝爲秘書中允天祚立兩爲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真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二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

遼河三义口琳遣羸卒数千陽為來攻間道以精騎渡河直趨潘州渤海始竟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其後女真接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請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其後授燕京副留守與燕王溥同守燕溥僭位改元命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實疎之也琳竟鬱鬱而卒

論曰張琳丁時孔艱則痛心於鄉國之危遭家不造則扼腕於燕土之立女真之勢湯湯方割揚灰注海安得不淪惜其惛惛問鼎之間曾無死清君側之志此姦人得以誑之而大節不無少貶歟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右族也嗣先保先皆其弟奉先在道宗朝為內侍供奉又為承旨歷吏部尚書緣恩官授專尚誦諛朋結中人互為黨與至天祚朝趨備聲色日疊其心防微不早女真始亂奉先是為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方混同江諸蕃大會之時天祚已疑阿骨打密謂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而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何能為天祚乃止天慶四年阿骨打始叛屠寧江州次年阿骨打又至弒嗣先以殺前都點檢充東北路招討使蕭撻勃也副之未陣而潰既而出河店之戰嗣先又敗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由此士無鬪志望風奔潰保先亦奉先弟也為渤海留守少師政令嚴酷亦以女真之亂被殺渤海始亂天慶九年

女真攻陷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其蒙蔽欺罔類皆如此又認告耶律余覲欲立晉王余覲叛奉先曰余覲宗支非欲亡遼者不過求立晉王耳天祚惑之賜晉王死聞者揮涕衆心益離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國亡天祚奔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罪宜亟去不然恐汝及禍并累我行未十里左右執而殺之

李儼

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也少而狡姪小儼不群軒然夷俗才濟其姪與蕭奉先雅相厚善初為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猾至性巧善諛佞人在天祚朝秉國樞柄凡十五年女真連年之亂儼與奉先蒙蔽為欺以至於亡天祚不悟也儼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溫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奉先為內主溫不能勝及儼死奉先又薦其姪處溫為相竟至亡國惜也儼不逮臺街之戮云

耶律余覲

耶律余覲一名余都姑國主族人其妻天祚文妃之妹也文妃生晉王最賢蕭奉先忌之誣告余覲余覲奔歸女真女真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有異志其軍下有合重也失其金牌女真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軍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及約雲中河

東河北燕京都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爲許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觀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觀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此人所稱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觀書曰事已泄宜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觀微覓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二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與衣甲余觀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大實

大實林牙林牙者乃其官名猶中國翰林李士大實則小名也北地間無姓者大實既降女真與大酋粘罕爲雙陸戲爭道相忿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奔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實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余觀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在大上京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觀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

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
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
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寶所得
今梁王大寶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論亡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亡之也非女真也夫
國之盛衰視其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
后族惑於奉先儼之欺蔽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
晉王不當言而言之夾山之禍有自來矣舉二百
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姦諛之誤國其明效大
驗至此極也悲夫

番將除授職名

高唐英

彰德節度使

劉晞嘗為樞密
平章事

西京留守

崔廷勳

大同節度使

耿崇美

昭義節度使

高模翰

河陽節度使

蕭海真元欲
妻弟

幽州節度使

潘聿元欲
弟

橫海節度使

楊梅姑契丹
通事

忻州節度使

留珪元欲
弟

義成節度使

楊衮

武定節度使

漢官除授職名

韓紹芳

同平章事

竇振

三司使

韓超昇

宣徽南院事

耿元吉

戶部使

劉玄

兵部尚書知上京留守

劉四端

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

張克忠

守司徒兼侍中知樞密院事

韓紹雍

行宮都部署兼侍中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

晉表

晉出帝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不占極天
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
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
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雷行中冀之殊黃鉞一麾天
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
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
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
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擢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
敢抗尊自啓異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
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
忍耻自貶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
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鑿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
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
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

皇太后降表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
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
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
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
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
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稟義兵戈屢動

駟馬難追威實自貽各將誰執今穹旻垂怒中外携離
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倫生惶惑之中
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
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檀州誓書

宋真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
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慶守歡盟
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
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
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
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
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濠完葺一切如常
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
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
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
享國昭昭天鑒當其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
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
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
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

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
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
舊存守洵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
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
黎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
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其極之
其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
神明是殛專具誌述不宣

契丹誓書

契丹具宗致書

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二月甲大契丹皇帝謹致
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輶封圻

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遠固將有
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
周與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
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太
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
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富南北王
府并內外諸軍弥年有戎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
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 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
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五
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亦宜垂鑒
邇者郭鎮待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奈
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

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或思久
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
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
計緬維英晤深達悃悃適屆春陽善綏冲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契丹
皇帝闕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
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護
訓邊民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
瓦橋舊地晉陽古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係
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保之信凡諸
細故咸不寘懷况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

才卷二十一

四

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與薊門之役義非反
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倣擾
邊陲鄙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積傳導備詳及此西
征豈云無報聘輶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論
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原反致譏於
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失為愆
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
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旨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
願惟歡契方保悠長遠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
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
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

思甫屬清和必臻戰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癸未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
弟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
遵成紀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
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
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
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捕彼此勿令停匿至於
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
守修壕葺寨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
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

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
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
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
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
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月
今綿襪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
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至增絹一十萬匹銀
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澹淀已前開畝者
並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
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
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
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嘗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

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自前傳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碩茲纂承各當遵奉其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寔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議割地界書

契丹道宗遣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如宋言代北對境有割地請遣使分畫其後宋割弃地五百里以分水嶺為界時

宋神宗熙寧七年也

大遼求地界書

維咸雍十年歲次甲寅三月大遼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玄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於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久事如聞於違越理須至於敷陳其尉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土祗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燕南北求標於定限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甲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代壘或存止居舍皆是守邊之冗負不顧睦鄰之大体支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

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墩之處各差官員同共檢照早令
毀撤却於久來元定地界并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
割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
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實穩便顯
俟准依

宋朝回書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 月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遼
皇帝闕下辱迂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
家之義固知鄰保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陲
之守欲令移陟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
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况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
內國籍具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倘事由夙昔固難徇
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
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
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契州賀宋朝生辰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皺皮鞞金玦京皂白熟皮鞞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樓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綉方鞞二具白褚皮黑銀鞍勒羶鞞二具綠褐褚皮鞍勒海豹皮鞞白褚皮裏鞞鞵一條紅羅金銀線綉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褚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擀角鼈頭箭十法漬法麩麩麩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檉栳栗子

山果十束檉栳栗子都李黑郁李子麩棗櫻梨堂梨二十箱麩抗糜梨粉十椀蕪黃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炒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鷲禽白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二量紅牙笙笛扇栗拍板鞍勒馬

二匹纓復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
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絲二千匹法酒三十
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盞蜜果二十罐乾果二十
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白
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綾紗縠絹二千匹雜絲二千匹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
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爲三番內臣
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具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
府又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
館伴迓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
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氈冠衣八件金靴鞞帶

并卷之九

二

烏皮鞞銀器二百兩絲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市衣七
件金帶象笏烏皮鞞銀器一百兩絲帛一百匹鞍勒馬
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
器二十兩絲帛三十匹 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
衣三件銀器十兩絲帛二十匹 下節八十五人各紫
綺襖衣四件銀器十兩絲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
上節中節又加絲鞞就館賜生籩 大使杭粟各十石
麵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 副使杭粟各
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 承天節
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錢勝春盤又
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
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 在館遇

節序則遣臣賜設 餅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
裘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絲帛一百匹副使
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絲帛一百匹並加
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純綿袍
及銀器絲帛 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文令近臣
餞于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
為送伴緣路累賜設

外國貢進物件

新羅國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抱肚一條五十兩 金鈔羅五十兩
金鞍轡馬一匹五十兩 紫花綿細一百匹 白綿
五百匹 細布一千匹 籠布五千匹 銅器一千斤

法清酒醋共一百瓶 腦元茶十斤 藤造器物五
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木刀攏十箇 細紙
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人使各
帶正官推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彩御衣金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 細衣二襲 金漆鞍轡馬二匹 素
鞍轡馬五匹 散馬二十匹 弓箭器仗一副 細錦
綺羅綾二百匹 衣着絹一千匹 羊二百口 酒果
子不定數 並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
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 衣二襲 錦綺三十匹 色絹一百匹
鞍轡馬二匹 散馬五匹 弓箭器一副 酒果不定數

上節從人

白銀帶一條 衣一襲 絹二十匹 馬一匹

下節從人

衣一襲 絹十匹 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匹 種馬二百匹 馳一百頭 錦綺二百匹
織成錦被褥五合 菴蓉 砮石 井鹽各一千斤
沙狐皮一千張 兎鷓五隻 犬子十隻 本國

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年外餘並與新羅國同惟玉帶改為金帶勞賜人使亦同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獻

玉珠 犀 乳香 琥珀 馬腦器 寶鐵兵器
斜合黑皮 褐里絲 門得絲 怕里呵 褐里絲已
下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 礪砂

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